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方言 2018 年第 1 期 5—17 页(2018 年 2 月 24 日出版于北京)

北京话并列连词 hàn、hài 的来源*

赵 日 新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 北京 zhaorx@blcu.edu.cn)

提要 本文在评述前人时贤对北京话并列连词[xanˇ]、[xaiˇ]来源几种观点的基础上,利用文献、方言材料讨论[xanˇ]、[xaiˇ]的来源,认为[xanˇ]、[xaiˇ]是"还有"语音弱化的结果,"还有"语音弱化导致词的音形义失去联系,是书面文献中出现诸多误写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并列连词 "和" "还有" [xanˇ]、[xaiˇ] 语音弱化

零 引言

北京话中相当于普通话"和"的连词除了读 hé 以外,还读 hàn、hài。例如:

陈刚(1985):hàn 和 (1)和,跟。现在已不大活用,使用范围只限于[什么~什么][哪儿~哪儿][谁~谁]等词组中。(2)在(不用在动词和名词之间)。他~家干什么呢?

徐世荣(1990):和 hàn 与、跟,做为连词,hé 变读。如:"咱们是谁~谁呀!""我~你爷爷是至交。"

董树人(2010):和 hàn [连]与,跟:这是谁~谁呀? | 我~你父亲是好朋友。

这三本工具书均将连词 hàn 写为"和",其实早期北京话中这个连词还有 hài 的音。赵元任(1980)指出,"当'与、及、同、跟'那一些意思讲的,在平常语言里有两种说法:ㄏㄢˋ(hàn)跟ㄏㄞˋ(hài),并且经常轻声。……我根本不用'和(ㄏㄢˋ(hàn)、ㄏㄞˋ(hài))'这个连词,……因为'和'念ㄏㄜˊ(hé)的地方也相当的多,那么当连词用的时候儿,学生念了ㄏㄜ,先生就使劲改,可是一使劲就把ㄏㄢˋ(hàn)念重了,说'我汉你',听起来就觉得很怪"。

对北京话 hàn、hài 音连词的来源,以往学者进行过诸多探索。有的学者认为是"和"的变读,如上举徐世荣(1990),有的学者认为另有本字。

邓小琴(2007)认为"和"读 hàn 是阴阳对转即歌寒对转造成的,"北京土语'和'的 hàn 或 hài 音是上古汉语'和'音阴阳对转的残留"。

俞敏(1988)认为"和 hàn"的语源是"唤":"1988 年春,一位王老师,东北人,说话里就有'甲 huàn 乙,桌子 huàn 板凳'。我问他:'你的东北话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呢?'他说:'我原籍唐山。'这下子我可找到那个'唤'了:'我'先'唤你',随后咱俩人一块'去',多么顺理成章啊!hàn 不过是异化掉了个介音罢了!"

张惠英(2010)指出,"北京土话连词、介词'hàn'来自喊,和吴语江阴话、粤语台山话、以及海南临高话、长流土话一致,和哈尔滨介词'唤'相类","连词、介词'hài'来自表喊叫的

---

* 本文曾在"汉语方言中青年国际高端论坛"(2015 年 9 月 19 日-20 日于四川成都)上宣读。文中用到的清末民初外国人所编汉语教材全部都是石汝杰教授无偿提供的,谨致谢忱。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咳'",“山东方言连词、介词'xaŋ/xuaŋ'来自呼叫的'喤'",“'喊、唤、咳、喤'几个表叫喊的词,都演化为连词或介词,只是分配的地域有所不同。”

江蓝生(2012)认为:“连—介词'和 hàn'的本字为'唤'。台湾地区跟连—介词'和'相当的词读 hàn,其实这个音是地道的北京音,曾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规范读音在全国推行。”江先生的文章从理论上详细论证了使役义动词“唤、教”语法化为连—介词的路径,认为:“一个实词虚化后可以有多种并行的音变形式存在:唤[xuan]→[xan]→[xai];b)[xuan]→[xuaŋ](晃)→[xuŋ](哄);c)唤[xuan]→[xun](混/浑)。”

“和”字 hàn、hài 音阴阳对转之说不可信。因为北京话并列连词读 hàn 显然是一种晚起的现象,跟上古歌寒对转没什么关系。

俞敏等先生认为北京话并列连词 hàn 来自于叫喊义动词。从语法化途径看,这些论证从理论上来说都无懈可击,不过还是有再讨论的余地。因为第一,“唤”类喊叫义动词不一定能解释 hàn 的读音,更很难解释 hài 的来源,“[xuan]→[xan]→[xai];[xuan]→[xuaŋ]→[xuŋ];唤[xuan]→[xun]”的音变在一定条件下固然是有可能的,但需要有音理、语音环境等方面的解释;第二,“唤”在文献中虽然有虚化为使役动词的例子(江蓝生 2012),但我们在文献、北京话语料中并未找到“唤”虚化为连词、介词的实例。为什么同为叫喊义的动词“叫”能够语法化为介词,而“唤”却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王秀玲(2006)对“呼、唤、喊、叫”四个动词历时更替情况的详细梳理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线索:“唤”始见于西汉末年,南北朝用例增多,基本取得和“呼”相同的地位,但尚未取而代之;“叫做”、“称呼”义的“呼”在南北朝占据主导优势;隋唐,“唤”在“喊叫”、“召唤”、“称呼”义上均已替代了“呼”,成为表达这些义项的常用词。“叫”产生于先秦,但直到唐代使用频率仍较低,且义项单一;北宋,“唤”自身的义项有所调整,主要表“称呼”义;“呼喊”、“召唤”义则多用“叫”表示。南宋,“呼喊”、“召唤”义的“叫”在口语中已经替代了“唤”,但“称呼”义的“唤”直到明代中后期才被“叫”替代。“喊”见于唐代,义项单一,晚清才产生“召唤”、“称呼”义,使用频率也有了较大提高。可以说,“叫、喊”对“唤”的替代是“唤”未能语法化为介词的根本原因。

我们检索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唤”的确有不少在两个名词性成分中间的用例,但“叫、呼唤、使唤”义仍非常显豁。虽然从句法上看,“NP1+唤+NP2+VP”结构中的“唤”有重新分析为连词、介词的可能,但现实的例句中,“唤”词义实在,并未发生重新分析。文献中“唤”的前后往往有修饰、补充成分,如“因唤、乃唤、便唤、即唤、又唤、再唤、急唤、遂唤、立唤、忙唤、密唤、独唤、私唤、且唤”、“唤过、唤上、唤来、唤出、唤进、唤回、唤入、唤至、唤醒、唤起、唤集、唤做/作”,即便在不多见的“NP1+唤+NP2+VP”结构中,“唤”也并未语法化从而产生出连词的用法。下面是文献中的一些例子。

①则天时,凤阁侍郎周允元朝罢入阁。太平公主唤一医人自光政门入,见一鬼撮允元头,二鬼持棒随其后,直入景运门。(《朝野佥载》卷一)

②问僧:“甚处来?”曰:“大容来。”师曰:“大容近日作麽生?”曰:“近来合得一瓮酱。”师唤沙弥将一碗水来,与这僧照影。(《五灯会元》十五)

③荆公也只当常规,未及观看。心下记着菊花诗二句未完韵。恰好徐伦从太医院取药回来。荆公唤徐伦送置东书房,荆公也随后入来。(《警世通言》第三卷)

④此时史生看见太守如此发放,不晓其意,心中想道:“难道太守肯出己钱讨来与我不成?这怎么解?”出了神没可想处。太守唤史生过来,笑道:“足下苦贫不能得娶,适间已为足下下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聘了。今以此女与足下为室,可喜欢么?"(《二刻拍案惊奇》卷七)

⑤只见钦天监走出一校尉,扯住应凤问道:"你这人会写字么?"遂引应凤进钦天监见了李公公,李公公唤他在东廊抄写表章。(《包公案》第二十五回)

⑥夫人唤女儿进房,赶去侍婢,开了箱笼,取出私房银子八十两,又银杯二对,金首饰一十六件,约值百金,一手交付女儿,说道:"做娘的手中只有这些,你可亲去交与公子,助他行聘完婚之费。"(《喻世明言》第二卷)

⑦这人姓王名冕,在诸暨县乡村里住,七岁上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针指,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看看三个年头,王冕已是十岁了。母亲唤他到面前来说道:"儿阿,不是我有心要耽误你。……"(《儒林外史》第一回)

本文运用明清以来的北京话语料,进一步探讨并列连词/介词 hàn、hài 的来源。本文认为,它们不是"和"也不是"唤",而是"还有"的弱化合音。

壹　明清北京文学作品中的并列连词

明清时期,北京话常用并列连词主要有"和、合、并、与、及、以及、跟、连、连上、同、共、且、而"等,其中跟本文相关的主要是"和、合",下文只关注与"和"有关的材料,不涉及其他。

据赵川兵(2010),连词"和"产生于中唐,偶尔写作"合",如(例句引自赵文):

⑧行了一程,来到黑风岗的山脚下,只见白脸儿狼向傻狗使了个眼色,说:"你可紧跟着些儿走,还得照应着行李合那个空骡子。"(《儿女英雄传》第五回)

⑨那和尚把他关锁在屋里,扣在大筐底下,并说不许作声,但要高声,一定要他性命,就交给那个秃子合那瘦的和尚换替照应。(《儿女英雄传》第七回)

⑩贾母道:"六桥梅花香彻骨。"鸳鸯道:"剩了一张'六合么'。"(《红楼梦》第四十回)

赵川兵指出,北京话写"和"为"合"从可见的文献来看至迟是在18世纪中叶,《红楼梦》中已经出现"合"的用例,而且不限于某一种本子,如例⑩程甲、程乙等本作"六合么",蒙府、乙卯、庚辰、列藏等本作"六与么"。虽然两者皆出自口语,但显然后者属仿古,前者更接近活自然语言。"和"写作"合",既有可能是"和"介于两个连接成分之间语音弱化进而促化的结果,也可能是"合"入声舒化之后派入歌戈韵变得与"和"同音。

现在我们关注的问题是:既然19世纪中叶北京话最普通的并列连词是"和"或"合"(读 hó、hé 一类的音),那么,与"和、合"用法相同的连词 hàn、hài 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发现,这跟"还有"弱连接功能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还有"的减音或合音有关。

据盛银花(2007),"还有"的连词用法至迟在元末明初就出现了,"还有"在语境、信息交流等诱因影响下经过重新分析导致"还"和"有"之间的分界消失而形成和固定为连词"还有"。下页表摘引自盛银花(2007)。

以往的汉语语法著作中,并列连词类基本不列"还有"。这主要是因为"还有"的最基本功能是表示"追加"或"补充",其连接功能并不显著。但我们在一些反映北京口语实际的文献作品中,的确能找到"还有"在句法上连接两个或几个名词性成分的用例:

⑪若是下八洞的神仙,恐还变不出这个模样,京里有个什么四大名班,请了一个教师到苏州买了十个孩子,都不过十四五岁,还有十二三岁的;用两个太平船,由水路进京。(《品花宝鉴》第二回)

⑫只听得隔壁燕语莺声,甚为热闹。蓉官从板缝里望时,就是那个奚大老爷带了春兰,还有三个相公在那里。(《品花宝鉴》第三回)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篇目	短语“还有”	“有…有…还有”	连词“还有”
[元]《老乞大》	13		1
[明]《西游记》	125	3	1
[明]《型世言》	90	2	4
[清]《醒世姻缘传》	294	1	7
[清]《儒林外史》	114	1	6
[清]《红楼梦》	290	1	12
[近]《儿女英雄传》	212	5	11
[近]《品花宝鉴》	178	3	17
[近]《官场现形记》	303	1	27
[现]《四世同堂》	214	2	36

⑬花珠待要问时,只见藤花架边走出一群人来,是六珠并两个老婆子,还有几个小丫鬟。(《品花宝鉴》第四十一回)

⑭把眼镜擦了一擦戴上,沿着河堤慢慢的走去,只管东张西望。见那些卖西瓜的与卖桃儿的,还有卖牛肉的,卖小菜、豆腐的,挤来挤去,地下还有些测字摊子。(《品花宝鉴》第五十一回)

⑮素兰进来见了公子,公子正在那里画扇子,旁边站着个小丫鬟,还有两个小书童,素兰请过安,站在一边,华公子命他坐了,素兰见公子所画的扇子,也是两枝红白桃花,设色鲜明,甚是可爱。(《品花宝鉴》第五十三回)

⑯是日晴光和蔼,风不扬尘,小毛衣服都用不着,绵的尽够了。袁绮香一早带了十二红婢,还有几个家人媳妇,先到园里候客。(《品花宝鉴》第五十七回)

⑰你在这院上当巡捕也不是一年咧,大凡到工的官儿们送礼,谁不是缂绣呢羽、绸缎皮张还有玉玩金器、朝珠洋表的,怎么这位爷送起这个来了?(《儿女英雄传》第二回)

⑱那些散了的长随,还有几个没找着饭主满处里打游飞的,听见少爷来了,又带了若干银子给老爷完交官项,老爷指日就要开复原官,都赶了来,借着道喜,要想喝这碗旧锅的粥。(《儿女英雄传》第十三回)

⑲这日清早起来,便把那点薄薄家私归了三个箱子,一切陈设器具铺垫以至零星东西,都装在柜子里,把些粗重家伙并坛子里的咸菜,缸里的米,养的鸡鸭,还有积下的几十串钱,都散给看门的庄客长工合近村平日服侍他母亲的那些妇女。(《儿女英雄传》第十七回)

⑳他听了,忙着又跪下说:“太太的恩典。再奴才还得过去见见亲家老爷、亲家太太还有何大太太灵前合那位姑娘。请示老爷、太太,奴才们怎么样?”(《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二回)

㉑最奇不过的是,这老头儿家里竟会有书案头还给摆了几套书,老爷看了看,却是一部《三国演义》,一部《水浒》,一部《绿牡丹》,还有新出的《施公案》合《于公案》。(《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九回)

㉒这个当儿,张姑娘便叫人张罗摆饭。便有安太太给姑娘送过来的喜字馒首、栗粉糕、枣儿粥,又是两碗百和鸳鸯鸭子、如意山鸡卷儿,还有包过来的馄饨,都是姑娘素来爱吃的,一时都摆在外间炕桌上。(《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七回)

㉓此外便是莫友士先生的少君,吴侍郎的令侄,还有安公子两三个同案秀才,连老少二位程师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爷、张乐世、褚一官。除了邓九公、安老爷不曾进来，一共倒有十几个人，都进来闹房。(《儿女英雄传》第二十八回)

㉔让他们家赶紧给甚么阿家、还有甚么希家送信去，求他们转托什么公爷，说是一提家里就知道啦。(《小额》)

㉕只见茶鼻梁德树堂，还有几个穿号衣的官人，连拉带扯，把普云带过来。(《春阿氏谋夫案》第八回)

㉖恰巧这日上午，正是刑部司员蔡硕甫前来验尸。左翼翼尉乌珍，副翼尉鹤春，委翼尉普泰，并内城巡警厅所派委员，本区警察长官，还有各家侦探，一院里乱乱腾腾，好不热闹。(《春阿氏谋夫案》第十四回)

《儿女英雄传》《品花宝鉴》《小额》《春阿氏谋夫案》都是口语化程度较高的北京话材料。以上例子中的"还有"，从语义上看都有"追(加)补(充)"功能，从句法上看，都兼连接功能，如例⑳"亲家老爷、亲家太太还有何大太太灵前合那位姑娘"是"见见"的宾语，"还有"在"亲家老爷、亲家太太"、"何大太太灵前合那位娘娘"之间起连接作用；又如例㉔"还有"连接"甚么阿家"、"甚么希家"，整个结构是"给"的宾语。这些"还有"是追补标记，也有弱连接功能，或者说"还有"实现的是追加性的连接功能，特别是在语音弱化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取得连词的身份。可以说，在清末北京话口语中，连接体词的连词既有"和/合"，也有"还有"。

"还有"表示弱连接的用法是北京话中不可忽视的一种语法现象。以往研究正是因为忽略了这一点，所以对 hàn、hài 读音的来源都只能从别的角度入手进行分析。

贰　清末民初外国人所编汉语教材中的并列连词

上述文献虽然能反映口语实际，但因为汉字不表音，其中的并列连词具体读音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另外书面文学作品对于实际口语中正在发生的音变有时无能为力，比如北京话中的某些语音弱化现象，在书面语中就很难得到准确的反映。有清一代以至民国，西方人编写的汉语教材多有拉丁字母的标音，能更准确地反映口语的实际读音。其中有关"和"、"还"的读音和用法可以给我们极大启示。下面大致按时间先后列举我们所见到的相关材料。

㈠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寻津录——试验之书：汉语学习系列丛书第一部》(Book of Experiments; Being the First of a Series of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1859)是第一部北京话口语教材，其中"声调练习"(Exercises in the Tones。分作者在汉字的右上角用1、2、3、4标出调类，分别表示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圣谕广训衍说(Paraphrase of the Sacred Edict)"、"天类(Category of T'ien。北京话口语词汇及例句)"三部分语言材料中"还"的组合形式及读音情况如下(括号中数字代表出现次数。其中标调语料都记为2即阳平)：

还有 NP：huan 有(1)、han 有(3)、hai 有(2)

还是 NP：huan 是(1)、han 是(2)、hai 是(2)

还没 VP：hai 没(6)

还不 VP：han 不(2)、hai 不(2)

还在 VP：huan 在(2)、han 在(1)

还 VP：huanVP(7)、hanVP(12)、haiVP(16)

其中"天类"第303句："风从南来，人往南去，那个风就叫作迎面风，又叫顶头风。火轮船虽是迎着风儿，还 hai * 可以一直的走阿"，对加 * 号的 hai，同页下有注释说明：may be read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han or huan。

其中并列连词(例㉗-㊴)、介词(例㊵-㊻)在这些语料中都写作"和",读为 hai(凡标调语料都记为4,即去声),例如:

㉗那本儿论语沈相公和 hai[4]荣顺争着蹲着念呢

㉘事君不忠就如同和 hai 待父母不好的是一个样也就是不孝

㉙你和 hai 你兄弟都是一个老子娘生养的

㉚正房的后檐墙和 hai 前头有山的地方儿

㉛素常不孝父母的男人和 hai 那不孝公婆的女人

㉜雪化和 hai 那个雪消一点儿不错啊

㉝这不是上帝和 hai 天是一个样儿的道理了么

㉞怕有人看见会把神字和 hai 上帝两个名儿颠倒错用了

㉟连上帝和 hai 别的小点儿的都包在里头了

㊱似乎关帝和 hai 观音各不相属

㊲照你这么说那个天就和 hai 上帝无所不同了天和 hai 上帝都算是神么

㊳佛仙和 hai 神是一般儿大

㊴起初是云和 hai 霞连在一块儿

㊵别去赌钱喝酒别去和 hai 人打架

㊶比如做嫂子和 hai 哥哥说小叔儿应该怎么样

㊷因为该瓜钱和 hai[4]寡妇借了件马褂子当了

㊸老婆们他不和 hai 我是一个老子娘生的

㊹那个兄弟媳妇儿也是和 hai 兄弟说

㊺说他不配和 hai[4]他坐着

㊻地球转动刚刚儿和 hai 月亮相对

其中连词都表示平等的联合关系,介词大多表示共同、协同,个别引进动作对象(例㊷)。

该书音节表(Peking Syllabary)显示,"和"有 hai(去声)、ho(阴平)、ho(阳平)、huo(阳平)等读音,"还"有 hai(阳平)、han(阳平)、huan(阳平)三种读音。作者将读阳平的 hai、han、huan 都写作"还",而将读去声用作连词/介词的 hai 写作"和",这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早将 hài 写作"和"的书面材料,但是很显然,"和"跟 hài 音联系不起来,所以作者在这里实际上是以意义和用法来写相应的字,即写的是训读字,而不是本字。联系上文讨论到的"还有"的连词用法,我们认为 hài 的本字是"还(有)"。

从《寻津录》"hai[4]"作为连词、介词的用法可以看出,口语中"还(有)"弱化为"hai[4]"的时间一定更早。

㈢Joseph Edkins B. A. Lond. 1864 年《汉语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之 Chapter IV"On The Substantive"(该书在音标的左下角用"，"表示阴平,"．"表示阳平,左上角用"'"表示上声,右上角用"‘"表示去声,音节末尾的"h"表示入声):

62 The word to (DATIVE) after words meaning "to say," is expressed by several particles as 於, ù, 對 tui‘, 向 hiang‘, 替 t‘i‘, 與 'ü, 和.ho. 換 hwan‘.我對你的令郎言講 'wo tui‘ 'ni tih ling‘ .lang .yen 'kiang, *I say to your son*; 你向父親告訴告訴 'ni hiang‘ fu‘ , t‘sin kau‘ su‘ kau‘ su‘, *tell your father*; 我與這人說好話 'wo ' ü che‘ .jen shwoh 'hau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hwa‘, *I spoke to the man kindly*; 我和他的令弟説’wo .ho ,t‘a tih ling‘ ti‘ shwoh,*I said to his brother.*

* The word hwan‘ is much used in Chih-li. In Peking 跟 ,ken is also common.

66 The words 於,ù, 和 .ho, 換 hwan‘, 向 hiang‘,跟 ,ken are used in the sense of or from (ablative) with verbs of asking ,advising,etc.向閣下問 hiang‘ koh hia‘ wen‘,*I ask of you,sir*? 我和先生求一難事 ’wo .ho ,sien ,sheng .k‘ieu yih .nan shï‘,*I ask from you,one thing hard to grant*;我去問於贱内’wo k‘ü‘(c‘hü)wen‘ ,ü tsien‘ nuy‘ (nei), *I will go and ask my wife.*

68 Along with is expressed by the words 同.t‘ung 根 ,ken 換 hwan‘ and 和 .ho or hai, for which 合 hoh is often written these characters being coincident in sound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你同這位先生進京 ’ni .t‘ung che‘ wei‘ ,sien ,sheng tsin‘ ,king, *you will with this gentleman enter the capital*; 你和小弟去一趟 ’ni .ho ’siau ti‘ k‘u‘ yih t‘ang , *go you with me one time*;我和朋友逛一逛去 ’wo .ho .p‘eng ’yeu kwang‘ yih kwang‘ k‘u‘, *I am going a walk with friends to amuse ourselves*;我同那個人一道兒去 ’wo .t‘ung na‘ ko‘ .jen yih tau‘ .rï k‘u‘, *I went with the man.*

Chapter Ⅸ. On Prepositions and Postpositions:

和.ho (sometimes 合 hoh 根 ,ken and hwan‘), *with*; (*along with*), as an adjective harmonious; *for* (*dative*);*of or from* (after verbs of asking);*as* (*after the same*).和我一樣 .ho ’wo yih yang‘ ,*the same as I.*

Chapter Ⅺ “On Conjunctions”:

1 The prepositiongs meaing *with* 和 .ho,與’ü,同.t‘ung,及 kih,以及’i kih, are used as *copulative cunjunctions* , to connect nouns. In Peking hai‘ is common as a conjunction, meaing *with or and. Both — and* may be expressed by 連.lien and 带 tai‘ as in 連吃带喝 .lien c‘hïh tai‘ ,hoh, *both food and drink.*

並 ping‘ ,an adverb certainly ,is also used as a conjunction *and*, to connect nouns.

2 Clauses are connected by means of 還 .hwan , *still* , and .hai, a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 of the same word ,probably shortened from an old form .hain. ’ye 也 *also* ,is also used to join clauses together, in the sense *even* ,*also* ,and.

A new subject is introduced by 還有.hai ’yeu, *and further*, and 再者 tsai‘ ’che, *again.* When the first clause is interrogative, and the second commences with or ,the interrogative .ni is used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clause ,and 還是.hwan shï‘ ,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是你呢還是别人 shï‘ ’ni .ni .hwan shï‘ pièh .jen , *is it your or another* ?

这一则材料明确地告诉我们,当时北京话中并列连词/介词有“同、根(跟)、换、和、合”,其中读去声的“换”hwan(音节右上角的“‘”表示去声)显然只是训读字,通行于直隶,在北京“换”和“跟”都很常用,“和”有 ho(阳平)和 hai(未标调)两个音。“还”也可以作为连词,读 hwan(阳平)和 hai(阳平),并且指出 hai 是 hain 的简缩形式。可见,在当时的河北、北京,并列连词至少有 hai、huan^{4}这样的读音,只是写法比较乱,与 hwan^{4}音相对应的字形有“换”,有一处未写出字形;与 ho^2、hai 音对应的字形写为“和”,与 hwan^2、hai^{2}音对应的字形写为“还”。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㈢威妥玛1867年《语言自迩集》(张卫东译本p134):

705.和 hai^4,ho^2,同……在一起;跟……有关系。

《语言自迩集》附录"北京话字音表(Sound Table)"中,"HAI"和"HAN"音节以及"害93"和"寒94"显示,"还"有 hai^2、han^2、huan^{2}等读音,"和"有 ho^2、ho^4、huo^4、huo^2、hai^{4}和 han^{4}等读音。在作者的观念中,"还"只有阳平的读法,字音与字形是一致的;而"和"的多个读音中,ho^2、ho^4、huo^2、huo^{4}都有所本,hai^{4}和 han^{4}记录的实际上并不是"和"的音,而是"还(有)"冠"和"戴的结果。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还(有)"发展出了连接功能,"还(有)"的这种用法也是"和"所具有的,所以在书面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写别字的情况。

跟1859年《寻津录》相比,"和*"除了读 hai^4,还出现了 han(去声)一读。光从这两项材料来看,"还(有)"首先弱化为 hai^4,han^{4}音晚出。

㈣据 George Carter Stent《汉英合璧相连字汇》(*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Pekinese Dialect*,1871)显示当时北京话里的并列连词读 hɑn^4(with,together with,to join with.),写作"和",举例有:和别人,和他,和我。"和气、和平"等中的"和"读 ho^2。

"还"作为副词、连词读 hai^2,作为动词读 huan^2。

㈤据张树铮(2014),美国传教士富善(Chauncey Goodrich,1836—1925年)《华英袖珍字典》(1891年)中对"和"字的标音和注释是:han^{4}俗,with;hai^4,hê^{24}(hé/hè)。显示"和"俗音 han^4,另有 hai^{4}的音,还有阳平、去声的 he。

㈥江蓝生(1994)指出:"'和'读去声早在清末为在华日本人用的汉语教科书《燕京妇语》(成书不晚于1905年,见鳟泽彰夫1992)中已见端倪。……据笔者统计,'和^4'共44见,其中并列连词36例;伴随介词8例(另有连词'和^2'两例)。可以推知,'和^4'的读音应该就是老北京人口语中的连—介词 hàn,这说明上世纪三十年代推行的规范读音 hàn 依据的就是北京音。"江蓝生还特别提到《燕京妇语》第12课《亲友男妇贺寿》中的一个问答句:

甲:我记得武戏唱的是蟠桃会,您和^{4}记得唱什么戏不记得了?

乙:啊,我想起来了,还唱三进士来着哪。

并指出,"甲句里的'和'字有误,据内容应是'还'字之误。这个别字透露出在当时旗人口语中'和'有一种读音跟'还'字相同或相近。……从'还'字借作'和'字,我们可以推测《妇语》时代旗人口语里'和'已有阳平[xan]的读音","副词'还'是从动词'还'引申来的。我们推测副词'还'在读音上经历了 xuan → xan → xai 的过程"。

查检原文,我们发现,该句"和"字右上角标"4",表明是第四声。这则材料说明当时作为连词的"和*"读 hai^4、han^{4}或 huan^{4}一类的音,正如上文提到的教材将 hai^4、han^{4}写作"和"一样,这里作者将"还"错写为"和"。

我们统计了《燕京妇语》中"还"的使用情况,得到如下的数字(括号里的数字为出现次数;右上角的数字表示声调,2代表阳平,3代表上声,4代表去声):

还^{2}得^{3}VP(4)

还^{2}有NP(15)、还^{4}有NP(4)

还^{2}是NP(3)、还^{4}是NP(1)

还^{2}VP(45)、还^{4}VP(11)

还^{2}A(12)、还^{4}A(3)

如果将"还得V、还有、还是、还A"都计入"还VP",则结果如下: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还^{2}VP(79)、还^{4}VP(19)

可以看出,"还^{2}V"的各种用法的总和大致是"还^{4}V"用法的4倍。至于"还"的韵母是什么,则因为《燕京妇语》只标调,不标声母韵母,我们无从得知。

另外,《燕京妇语》中"还有"有四例用于两个名词性词语中间,可以看成是连词,例如:

㊼都打点好了就剩了随手用的东西还^{4}有俩箱子没装哪

㊽一桌果子一桌席一坛子黄酒一个寿幛还^{2}有一个封儿

㊾你们把这个柜子和^{4}这几张桌子还^{2}有茶几儿和^{4}凳子什么的都往外挪挪

㊿那(哪)儿要是有掉了翠的还^{2}有掉了石头的、短了珠子的,我们给您该拾掇的拾掇,该补上的补上

上例中有些读"还^{4}有",有的读"还^{2}有",可能反映"还(有)"语音弱化的不同阶段。

㊉George Lanning《汉语学习初阶》(Easy Steps in Chinese Studies, A Series of Lessons, Vocabularies, Expressions, 1905)显示并列连词"和"音 hai^4,并指出"和 hai^4"有三种读音,副词"还"音 hai^2、hwan^2。

THE following are examples of the use of some of the commonest Chinese conjunctions. The learner will notice in conversing with natives that they frequently omit such conjunctions as "and, but, or," etc. where we should use them in English. Dr. MATEER says there is no "and" in Chinese ,and that the word 和 *hai'*, is used in place of it by foreigners more frequently than is necessary. It may be mentioned as an example of the varying uses of the same word that the character 和 *hai'* has in Pekin three sounds, and more than three meanings.

㊉一据翁希典(2011),王璞《京音字汇》(1912年)记录北京话"和"有四种读音:he^2、he^4、hai^4、han^4,具体解释是:"顺也,谐也,又温也,又和鸾铃也,诸侯车马之饰也,又去声。禾爱去声,此俗音,我和你,犹予与而也,又或音汗。"

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论:清末民初,北京话中的并列连词有多种读音:ho^2、hai^2、hai^4、han^2、han^4、hwan^2、hwan^4,字形上则有多种不同的写法,大致说来,ho^{2}只写为"和",hai^2、han^2、hwan^{2}只写为"还",与之对应的去声 hai^4、han^4、hwan^{4}则写为"和"(hwan^{4}有写作"换"的)。但 hai^4、han^4、hwan^{4}这三个读音跟"和"联系不上,应该写的是别字,本字当为"还(有)",即 hai^4、han^4、hwan^{4}分别是"hai^{2}有、han^{2}有、hwan^{2}有"的合音形式,"和"的三种去声读法与"还(有)"的三种读音完全对应,绝非偶然。叫喊义动词"唤"等只能解释 hwan^{4}的读音(但无法从虚化角度解释"唤"),却很难解释 hai^4、han^{4}的读音。

形	音
和	ho^2、he^2
还	hai^2、han^2、hwan^2
?	hai^4、han^4、hwan^4

联系上文提到的北京话"还有"的弱连接功能,我们基本可以肯定文献中写为"和"(或"换")的 hai^4、han^4、hwan^{4}都是"还(有)"的合音形式。这是口语书面化过程中因为形音失联但意义关联而出现的特殊现象,也跟人们观念中通用的并列连词是"和","还有"作为连词的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用法在口语中并不显豁有关。

叁　现代北京话中的并列连词

“还有”作为连词，在现代北京话中一直还在使用，同时，其合音形式 hàn、hài 也与之并存过较长的一段时间。“还有”作为一种“副动”结构具有一定的松散性，合则词化并可能合音/减音，分则继续作为一个连词、副词、短语来使用。下面是北京口语语料库中“还有”的用例（材料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口语语料库）：

㊶嗯，那里边儿是，五间北房五间南房，还有三间东房三间西房，那样儿的。

㊷嗯，一俩儿子，儿媳妇儿，这两个人了，还一小孙子。我们姑母俩，还有一老姑娘，就这几口儿人。

㊸因为那会儿六个孩子，加上我，还有我母亲，我父亲早死了。

㊹呃，搞伴奏，给谁也弹过，给那个曹，那个曹宝禄，还有那个白玉霜，老白玉霜。

㊺大东北，兴安岭，兴凯湖。大西南是云贵川，还有那个友谊关。噢，友谊关，中越交界友谊关。

㊻尤其咱一般的学生，学生还有机关干部儿，教职工等等，这个上下班儿困难是比较大。

“还有”（作为连词或者动词）可以简作“还”，例如（材料来源于北京口语语料库，这里只列连词“还有”减音的例子）：

㊼我我有母亲，我们有婆婆，还一姑婆在这儿，在我们家那时候儿。这三个老太太给我看四个孩子。

㊽五口儿人哪，就是有两，我有两个男孩子有一个女孩子，还一个孙女儿。二孩子呢，在市里头工作，半导体器件儿厂。

㊾像我们本厂的产品现在是比较少，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门市部儿属于是两个单位这个扶植起来。一个是北京光学仪器厂，通县西门儿那个。哎，他那个仪器厂，还一个电器修配厂，电器修配二厂，这两个单位扶植起来，所以产品呢，不是那么特别丰富。

㊿这工人就不成，尤其就是在这个现在这个教育界，这个提，给提高教师的地位，一些教师呢，还一些国家干部儿这些呢还是工资稍微还高一点儿。

(61)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妹妹，还一个母亲。

我们检索“北京口语语料库”中的“还一个”，得到用例㊹例，其中为“还有一个”简省形式的达到 32 例。

在北京大学 CCL 古汉语语料库中检索“还一+量词”，虽只有 5 例（如下）为“还有一+量词”之减省，不过考虑到书面语记录口语的非照搬性，可以设想实际的用例可能会更多。

(62)正经人听了，浑身麻木忍笑不住的；乡里人信是活灵活现的神道，匾匾的信伏，不知天下曾有那不会讲官话的神道么！又还一件可恨处：见人家有病人来求他，他先前只说：救不得！直到拜求恳切了，口里说出许多牛羊猪狗的愿心来，要这家脱衣典当，杀生害命，还恐怕神道不肯救，啼啼哭哭的。及至病已犯拙，烧献无效，再不怨怅他、疑心他，只说不曾尽得心，神道不喜欢，见得如此，越烧献得紧了。（《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八）

(63)童奶奶问说：“寻的有了？”周嫂儿道：“有两三个哩：一个是海岱门里头卖布的冉家，一个是金猪蹄子家的，还一个是留守卫李镇抚家的。”（《醒世姻缘传》五十五回）

(64)韩毓英此时力敌四将，飞来跳去，他仍毫不惧怯，而且韩毓英还一层仗意之处，实在势头不对，他一飞步上屋，也不怕逃走不得。所以也不问什么叫做寡不敌众，凭着一身的本领，杀了个不了不休。（《续济公传》一百十三回）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⑥⑤那佛像有男佛女佛，每一对都是相对着，或坐、或立、或卧，奇形怪状，荡人心魄。殿里还一座小阁，罗帐绣帏，牙床宝座，望去暗吞吞的。（《清代宫廷艳史》第五十回）

⑥⑥原来有梁大猛等部引有二百余人前来邀击，当先一将乃拼命三郎石秀，本来就恨恶军卒奸淫掳掠的举动，一见军卒多在民家，不由得怒气上升，又闻有妇女叫喊，进门又看见地上死一老妪，愤的把窗上一刀，从牖跳入，众人要跑，已早是一刀一个砍落了头。还一个赤着身的伏地诈死，石秀又一刀剁去，分作两段，随手把一件男衣掷与卢氏，抢步又跨出院外，逢兵砍兵，遇将斩将。（王作镐即冷佛《续水浒传》，1924-1926 年连载于《盛京时报》）

需要说明的是，“还有”简作“还”，“还”的读音并不完全等同于单音节词“还”，听感上“还”的后面尚有一点模糊的音色，时长上比单音节的“还”略长一点儿。这种现象在北京话口语中也是比较常见的，比如“人家”简作“人”（参白鸽等 2012）、“告诉、告送”简作“告”等，简省后的“人”、“告”跟单音节读音并不完全相同，这种不同很难说是音位的区别，一般表现为时长的延长。此类口语现象，在书面语中往往得不到完整的反映。

肆　从北京话弱化合音规律看 hàn、hài 的产生

近代文献和北京口语语料中，减音和合音是非常常见的现象。

北京话存在大量的合音、减音现象，“还有”有些是减音变为“还”（仍读阳平，但又跟正常的阳平不尽相同），有些是合音为去声的 hàn、hài。大略言之，北京话合音或减音有如下规律。

最常见的合音方式是常用双音节词前字取声母、声调（本调或变调）后字取韵母，两个音节合为一个音节，不过两个音节并不是简单地“相切”，合音后的音节往往比较“特殊”（比如一般没有同音字或极少有同音字），合音形式中尚能看到合音前两个音节的痕迹或影子，例如：不用一甭 béng/bíng；不要一别；这一 — zhèi；那一 — nèi。合音之前，两个音节均不读轻声。

弱化合音，即后一音节读轻声之后两个音节合为一个音节，后字如果是卷舌声母则合音多为儿化音节，例如：今日一今儿；反正一反儿；多少一多儿；不知一不儿；狗日（的）一狗儿（的）。后字如果不是卷舌声母，有时直接丢掉后一个音节（即弱化减音），例如：告诉一告；人家一人；也有后字卷舌声母直接减省的情况，例如：不知——不。

弱化合音的另一种方式是，合音形式大致跟前字音节相近而在声韵调方面略有变化，合音形式中基本上已经看不到后一个音节的痕迹，只是从前一个音节的变化可以推知曾经有后一个音节的存在，例如：两个一俩；三个一仨；只要— zí；只有— zí。其中“只要、只有”弱化为 zí 在声韵调三个方面都不太好解释，本文讨论的“还有”合音为 hàn、hài 跟此种类型较为相似。

伍　北方官话中与 hàn 相关的并列连词

其他官话方言中也有不少“和”类连词读鼻尾韵、鼻化韵或声调为去声、或调型为降调。

侯精一（2010）提到山东平邑“和”有①[xã˧]②[xɛ˧]③[xəi˧]（阳平调），其中①②的读音相当于北京话的 hàn、hài，③相当于北京话的[xɤ˥]；甘肃民乐县“和”有 han（去声）一读；山西霍州东区连词“和”老年人有读han˥（阴去），中年人有读hao˥（阴去）的情况。

日照东港区城关镇相家庄方言连词为“和[xuaŋ˩]”（去声）：她～他一样｜她～他一块去的｜我～你一块去。（据岳立静老师“日照方言”，未刊稿）

高密西乡方言并列连词有“□[xɔ˩]”（去声）：我～他都是大学生。

寿光方言连词“和[xuə˩]”（去声）：俺～俺哥哥都是老师。

诸城城关方言连词“杭[xaŋ˧]/黄[xuaŋ˧]”（阳平。同，跟）：我～他一块去。

宁津方言连词“和[xaŋ˩]”（去声）：他～我一样高。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沂水方言连词“和[xɔ˩]/[xuɑŋ˩]”(去声):他~他老婆都没在家。

莱州方言连词“□[xuɑŋ˧˥]”(阳平):你~他一块儿走吧。

牟平方言连词“和[xuo˧˥]/[xuən˧˥]”(阳平):咱~他一堆儿去。

上述官话这些韵母带鼻音或声调为去声的并列连词,跟北京话的 hàn、hài 有相似之处,但是否有共同的来源,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过,也有少数官话的并列连词与北京话的 hàn、hài 极为相近,并且显示出其来自弱化减音的“还有”的极大可能性。如房日亮(2015)指出,山东日照市东港区陈疃镇石旺沟村用于名词性、动词性成分的并列标记有“还有”和“还了”,“还了”是“还有”的弱化形式:苹果还有/还了梨我都爱吃。 | 吃饭还有/还了穿衣裳不都得花钱?另外,承河南大学庄会彬先生告知,山东莒县中楼镇方言“我买了苹果还有梨”中“还有”合音,读为[han、hã](阳平,高降调)一类的音,这跟北京话的情况颇为近似,可以从侧面证明北京话的 hàn、hài 完全可能就是“还有”的弱化合音/减音形式。

参考文献

白　鸽、刘丹青、王　芳、严艳群 2012　北京话代词“人”的前附缀化——兼及“人”的附缀化在其他方言中的平行表现,《语言科学》第 4 期

曹延杰 2003　《宁津方言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陈　刚 1985　《北京方言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邓小琴 2007　“和”字读音考,《汕头大学学报》第 5 期

董树人 2010　《新编北京方言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房日亮 2015　《山东日照方言参考语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龚千炎 1994　《〈儿女英雄传〉虚词例汇》,(北京)语文出版社

侯精一 2010　北京话连词“和”读“汉”的微观分布——兼及台湾国语“和”读“汉”音溯源,《语文研究》第 1 期

江蓝生 1994　《燕京妇语》所反映的清末北京话特色(上),《语文研究》第 4 期

江蓝生 2012　汉语连—介词的来源及其语法化的路径和类型,《中国语文》第 4 期

江蓝生 2014　连—介词表处所功能的来源及其非同质性,《中国语文》第 6 期

刘　云 2015　试析清末民初北京话的合音和减音现象,《卷宗》第 2 期

罗福腾 1992　《牟平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

平山久雄 2000　北京话一种儿化变调的成因,《中国语文》第 5 期

钱曾怡、曹志耘、罗福腾 2002　《诸城方言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钱曾怡、太田斋、陈洪昕、杨秋泽 2005　《莱州方言志》,(济南)齐鲁书社

盛银花 2007　“还有”的连接功能及其词汇化,《语言研究》第 4 期

王秀玲 2006　常用词“呼”、“唉”、“叫”、“喊”的历时演变与更替,载《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九辑,(成都)巴蜀书社

翁希典 2011　《京音字汇》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徐世荣 1990　《北京土语辞典》,北京出版社

尹世超 1997　《哈尔滨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尹世超 2004　东北官话的介词,《方言》第 2 期

俞　敏 1988　北京话本字劄记,《方言》第 2 期

张惠英 2010　北京土话连词“和”读“汉”音探源,《中国语文》第 1 期

张树铮 1995　《寿光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

张树铮 2014 19世纪末北京话中的异读——以富善《华英袖珍字典》为标本,《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
张廷兴 1999 《沂水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
张卫东 2002 从《语言自迩集·异读字音表》看百年来北京音的演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第4期
赵川兵 2010 连词"和"的来源及形式,《古汉语研究》第3期
赵元任 1980 《语言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

The Origins of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s [xan˨˩] and [xai˨˩] in Beijing Dialect

ZHAO Rixin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points about the origins of the two conjunctions [xan˨˩] and [xai˨˩] in Beijing dialect, and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y are the result of phonetic weakening of *haiyou* 还有 based on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in dialects. The phonetic weakening of *xaiyou* 还有 leads to the loss of association among its pronunciation, form and meaning, which is the essential reason for the various mistakes in written documents.

Key words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s, *he* 和, *haiyou* 还有, [xan˨˩], [xai˨˩], phonetic weakening

---

2018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语言大学、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2018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于2018年1月21日在北京商务印书馆召开。本次沙龙议题为"语言学论证中的证据问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语用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机构的六十余位语言学者出席,在京高校的二十余位硕博士研究生列席。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汉语编辑中心主任余桂林主持沙龙,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上海师范大学潘悟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孟蓬生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白学军教授、清华大学杨小璐教授分别作了题为《语料大数据作为语言学证据的作用》、《眼界与境界——汉语史研究中出土文献证据的运用问题》、《汉语阅读的空格效应——来自眼动研究的证据》和《众里寻她千百度——浅谈儿童语言对普遍语法理论的证据作用》的报告。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和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教授作了主题发言。在自由讨论阶段,黄行、麦耘、冉启斌、黄树先、李兵、史金生、傅爱兰、周庆生、朱小健、张云秋、李锦芳、顾钢、曾晓渝、张美兰、张民权、王建勤、阿错、王立军、郭锐、魏晖、张伯江、王晖等各抒己见。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研究员作总结发言。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Database